



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文獻叢刊

清代詩文集彙編

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文獻叢刊

清代詩文集彙編

《清代詩文集彙編》編纂委員會 編

上海古籍出版社

清代詩文集彙編 四三六

簡莊文鈔六卷簡莊文鈔續編二卷河莊詩鈔一卷 陳 鱣 撰

一

孫淵如先生全集二十一卷（問字堂集六卷岱南閣集二卷五松園文稿

一卷嘉穀堂集一卷平津館文稿二卷芳茂山人詩錄九卷） 孫星衍 撰

七九

孫淵如外集五卷附駢文一卷 孫星衍 撰

三五九

孫淵如先生文補遺一卷 孫星衍 撰

四二一

白雲草堂文鈔七卷白雲草堂詩鈔三卷首一卷 呂星垣 撰

四三一

芝塘詩文稿三十四卷（詩稿十五卷詩續稿三卷文稿十五卷

文續稿一卷） 薛傳源 撰

五七九

敘

吾友徵士陳君仲魚彙刻所為文七十餘篇分為六卷皆可誦可傳也往余于乾隆己酉至都門時邵二雲王懷祖皆在焉余之識仲魚也實因懷祖時仲魚年方壯學甚精進余甚敬之既而壬子癸丑間余始僑居蘇之闔門外錢辛楣詹事主講紫陽書院得時時過從討論而仲魚十餘年間為人作計常往來揚鎮常蘇數郡間每歲亦必相見數四見則各言所學互相賞奇析疑朋友之至樂也仲魚所為孝經集鄭注論語古訓六藝論拾遺鄭君年譜及對策諸編余既一一誦歎其精麗

敘

今復出此綴文命余敘之余以為君之學邃矣君之文不懈而及于古矣或研經訓或記讎校或攷索故事或發闡幽光或抒寫兄弟朋友情摯之語非所謂函雅故通古今正文字惟學林者乎而首卷論九篇議論確不可易真無媿立言也茲者故老彫零辛楣與盧抱經王西莊蘭泉諸先生皆相繼謝世二雲及劉端臨亦逝計惟程易田姚姬傳二老及懷祖在耳易田今年八十三姬傳及余少于易田懷祖少于余君又少于懷祖古人云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遊殆以況遲暮之年好學倦好禮不厭也乎仲魚年才五十許所進蓋未可

簡莊文鈔

擬傳 海昌備志

陳鍾字仲魚號簡莊又號河莊嘉慶丙辰以郡庠生舉孝廉方正戊午舉人少承其父許氏說文之學而兼宗北海鄭氏而論語注孝經注六藝論皆采輯遺文并據本傳參以諸書排次事實為年紀嘉定錢氏大昕謂為繁然有條咸可徵信好購藏宋元雕本書及近世罕見之本與吳槎客騫互相鈔傳晚營果園於紫微山麓中構向山閣藏書十萬卷次第校勘冊首鈐小印二一曰得此書甚辛苦後之人其鑒我一為小像仲魚美鬚髯喜交遊槎客謂其力學嗜古魁奇倣儒之概與宜興陳

擬傳

經景辰同多髯又同作兩陳髯行後仲魚與景辰修士相見禮以謝在杭小草齋精鈔古靈先生集贈景辰槎客為之跋尾嘉慶辛酉會試至京於琉璃廠書肆識朝鮮使臣朴修其檢書各操筆以通語言朴修其以所撰貞蕤彙略貽仲魚仲魚報以論語古訓各相傾許一時以為佳話其舉孝廉方正也儀徵阮相國為舉主手摹漢慈孝廉二字以顏其居并為書士鄉堂額仲魚既沒遺書散佚相國為刊續唐書於粵東

簡莊先生像



西泠李嶽雲重摹

俊贊

鬚齋之齋十月山身神
隨於尚三古人其意
當謬益致骨其雪亭
山艱倫執牽 阮元題

鬚：者鬚也，者軀胸羅星宿履
貯詩書日坐果園之中而著述自娛
式其行曰徵士重其學曰通儒其冊
仙骨則又似乎玉局之薛蘇 李廷孫贊

雜錄

阮文達定香亭筆談

海靈陳仲魚鐘於經史百家靡不綜覽嘗輯鄭司農論語注諸書而攷證之浙西諸生中經學最深者也舉孝廉方正江南陳方伯奉茲嘗謂舉孝廉方正江蘇錢可庭大昭安徽胡維君虔浙江陳仲魚三人可概其餘余謂方伯之言誠能識拔宿儒然安徽當以程易疇瑤田為第一而胡君亞之

李遇孫金石學錄

陳鱣精攷證之學築果園於峽石山麓藏金石數百種

雜錄

著松硯齋隨筆兩漢金石記錄其吳國山碑跋同時海昌之言金石者有陳均能識鐘鼎篆文徧游都門關中江右粵東等省收獲日富築十三漢鏡齋以居徐紹曾為周松靄大令弟子愛石刻日以摩挲古碑為樂藏北宋二體石經周禮殘本實為罕觀松靄大令任岑溪時土人掘山地得銅鼓一面底俱平底有銘古篆陽文人不能識攜搨本歸命壽魚攷釋得四十字五韻有龍集庚午月建在卯云云共服其博奧許槿亦究心古學吳山夫金石存李侍郎屬其校而刊之藏有千秋長安駒湯萬年二瓦當為孫淵如觀察所未錄

黃丕烈士禮居題跋

仲魚於丁丑二月中辭世先得諸傳聞後吳蘇閣札來始知凶耗之的待訃不至擬往弔未果案頭所借之書猶未還也二十年好友一旦幽明睽隔傷也如何偶檢是書為綴數語以寄慨云爾夏五復翁

吳衡照海昌詩淑

陳鱣字仲魚號簡莊嘉慶丙辰舉孝廉方正旋中戊午舉人案簡莊先生余同年友素與余叔免牀先生敦道義交博聞強記手不釋卷尤深于許鄭之學同時推為漢學領袖雅好藏書宋雕元槧及近罕見本不惜厚值

雜綴

購置晚築講舍於紫微山麓晨夕著書校勘其中自以為南面百城之樂未有過也刻二印一云得此書費辛苦後之人其鑒我一寫自像凡所手訂書悉以此誌沒不數載後人無識為君上書買賺去題識宛然圖記猶昔精鈔舊刻以其族行吁可傷已著有續唐書經籍跋尾半生精力尤萃於此惜未授梓

錢泰吉曝書雜記

海昌陳簡莊孝廉鱣博學好古尤喜收書其所得諸經舊本周易注疏則宋刻大字本十三卷李氏集解則影宋嘉定本十卷朱子本義則宋咸道吳革本十二卷尙

書孔傳則宋蔡刻巾箱本十二卷蔡氏集傳則宋刻本六卷毛詩傳箋則宋刻監本二十卷注疏則元刻元印大字本二十卷周禮注則宋小字本十二卷儀禮鄭注則明繙宋刻本十七卷禮記注則宋道熙刻本二十卷

即張氏重刊本注疏則宋刻本七十卷陳氏集說則元文宗時建安鄭明德刻本十六卷春秋經傳集解則明繙宋相臺岳氏本三十卷簡莊謂明繙刻有三本此為最佳不言何人所繙穀梁傳則照宋鈔單行疏十二卷惜缺文公以前論語音則影寫北宋蜀大字本一卷孝經注則桐鄉金氏翔和書塾繙相臺岳氏本一卷爾雅則宋刻單疏本十卷孟子音義則影寫

雜綴

北宋蜀大字本二卷四書則宋道祐丙午涿澤書院刻大學章句一卷中庸章句一卷論語集注十卷孟子集注十四卷簡莊云似係國初時繙刻之本余來海昌簡莊已下世所藏盡散不知流傳何所矣戊子春管庭芬芷湘得簡莊手寫經籍跋文一卷於西吳書舫諸本與今通行本異者皆羅列精詳余鈔一通藏之今蔣生沐刻入別下齋叢書

海鹽陳鱣仲魚嘉慶元年舉孝廉方正三年本省中式舉人著述甚富時同州人吳騫免牀拜經樓多藏書仲魚亦喜聚書得善本互相鈔藏更有吳門黃丕烈蕘園

為之助以故海昌藏書家推吳氏陳氏此志曾為乍浦韓氏所藏仲魚得之吳市因錄贈免牀墓圃亦錄其副

三人有唱和詩紀事仲魚有跋皆見冊中亦一時佳話也今仲魚之書散失矣此志自一卷至六卷乃從拜經樓傳鈔者所載事蹟至清祐止其為施謬志無疑

四庫書目樓傳鈔者所載事蹟至清祐止其為施謬志無疑

作施謬杭氏厲氏集中作施愕仲魚墓圃謂作施謬見仲魚跋中州學生員蔣光煦近

又得陸香圃三間草堂鈔本取以校勘得補闕文數條

卷中校語謂別下齋藏本即是其分卷自卷五至卷十當是原自此本

卷第或傳鈔者以意定之仲魚亦謂其前有闕文也南

宋臨安志乾道清祐咸祐凡三修免牀舊藏咸道志九

雜綴

四

十五卷及得乾道清祐二志則三志略備刻一印曰臨

安志百卷人家所藏書卷中多用之其風致如此仲魚

又嘗得施民宿嘉泰會稽志亦四庫提要所謂藏書

家罕見箸錄者今不知為何人所得墓圃之書聞亦流

散獨拜經樓遺籍猶完好云

吳振棫杭郡詩續輯

簡莊營別業於峽川之果園在紫微山麓購藏宋雕元

槧及近世罕見本甚夥每冊鈐以私印二一日得此書

甚辛苦後之人其鑿我一寫自像及後為其子斥賣殆

盡生平博聞強識尤深許鄭之學所著如續唐書經籍

跋尾及詮釋說文一書皆半生精力所萃惟續唐書刊于粵東

雜綴

五

簡莊文鈔目錄

海昌陳 鱣仲魚著

向所作文不自收拾近日同人每多問及此數十篇
按諸敝極以類相從都爲一集應試應酬俱不列入
嘉慶十年夏日識于中吳別業

第一

賈誼論

張禹論

胡廣論

諸葛孔明論

簡莊文鈔目錄

魯肅論

官方論

吏治論

氣節論

風俗論

第二

詩人攷敘

論語古訓敘

集孝經鄭注敘

六藝論敘

唐石經校文敘

坤倉拾存敘

聲類拾存敘

家語疏證敘

鄒君年紀敘

貞蕤彙略敘

玉句艸堂詞敘

第三

宋本周易本義跋

宋本詩集傳跋

元本春秋左傳句讀直解跋

逸周書跋

曾子跋

廣雅疏證跋

元本後漢書跋

元豐九域志跋

直齋書錄解題跋

嘯堂集古錄跋

國山碑攷跋

元本李善注文選跋

簡莊文鈔目錄

趙魏公書酒德頌跋

顧文康公話軸跋

徐昭法先生手札跋

第四

謙卦攷

金鐸攷

矛制攷

三歸攷

反坫攷

山節藻梲攷

簡莊文鈔目錄

三

三仕爲令尹攷

有馬十棗攷

束脩攷

麻冕攷

第五

秦漢瓦當記

唐硯記

擬復建震澤三賢祠祀記

松硯齋記

清儀閣記

畫龕記

述義記

王節愍公畫像記

張忠烈公畫像記

尙友圖記

吳山雅集圖記

第六

釋禮

擬請漢儒許慎從祀議

名二子說

簡莊文鈔目錄

四

二子小字說

文選詩題說

鳳沱硯銘

瓶硯銘

合硯銘

書帙銘

文具銘

筆筒銘

時大彬壺銘

震澤募置義廬疏

法梧門祭酒壽言

丁綳士傳

祭弟文

祭錢廣伯文

簡莊文鈔目錄

五

簡莊文鈔

簡莊文鈔卷一

海昌陳 鱣仲魚著

賈誼論

自古人臣之為國家除害也匡救在乎先而不當有所待進言在乎直而不當有所忍夫天下治平無事方且杜漸防微若其禍亂已兆為人臣者勿言僉曰有所待也卽言矣或不敢盡言且曰有所忍也其遺害實甚漢之賈生少為博士人人以為能文帝超遷至大中大夫議任以公卿之位被讒放逐歲餘徵之問以得失則上疏陳事多所匡建而宋蘇氏論之惜其王者之佐不能

簡莊文鈔卷一

自用其才以為君子必有所待必有所忍而責生之不能用漢文陳子曰異哉蘇氏之言也夫賈生乃漢文不能用生非生之不能用漢文也君子之立朝將以行吾所學不顧其利害若抱其才之美而惟冀其禍之享天下無事則收其福有事則避其禍天下亦安賴有此美才邪醫之視病也宜及其病之方形而速治乃姑以輕緩之藥試之待其亟也然後投以重劑則晚矣如蘇氏之論是率天下諸臣媚子兢兢奉命而後可也是釀成其病也其如病者之孔亟何孟子曰位卑而言高舉也賈生官至大中大夫位不為卑矣彼絳灌之徒恐其害

七

已乃毀其年少初學專欲擅權紛亂諸事雖然於生固無傷也儻如蘇氏所謂優游浸漬而深交之使天子不疑大臣不忌又必率天下而逢迎君側趨附權門而後可也是益之病也會謂王者之佐所宜出此哉方是時本有邊患淮南濟北王皆為逆誅紛紛擾擾數被其憂若不厭建諸侯而少其力則漢之為漢固未可知又况絳灌等般樂忘傲不急救正誠如所言病非徒瘳又苦踈鑿此而不痛哭又烏乎痛哭文帝果能用之可以為堯舜可以為湯武何意受釐宣室感問鬼神後世僅僭中主生時年三十餘未幾自傷無狀鬱鬱而死厥後吳

簡莊文鈔卷一

二

楚趙與四齊王合縱舉兵諸國亦反天下騷然其言皆驗使其身不諫姑為待之忍之云耳人壽能幾何邪天下之長治久安又何可必邪漢之劉向大儒也以生為通達國體伊管未能遠過班固良史也以生雖不至公卿未為不遇二君之言實出至公若云志大而量小才有餘而力不足未免以成敗論人耳嗟乎世之君子苟有高世之才務為立身之計特不幸窮而在野無官守無言責惟是默而息耳若遭遇人主特達之知又當國家治亂所係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而又奚待哉而又奚忍哉

張禹論

所貴乎通經者謂其誦服古先以致實用處則守身立教出則致君澤民雖不能人人聖賢萬不至大相違背說者謂漢之尊經可謂至矣及其衰也反為所害如王莽誦六藝以文姦然愚以為其端實自張禹釀之張禹者本以經學為諸儒薦列博士初元中詔令授太子論語成帝即位方向經學敬師傅禹與王鳳竝領尚書事後禹為丞相封安昌侯王氏專政禹不能諫厥後政由莽出漢祚遂移然則經果足以誤人國家者乎曰非也此人不通經而誤及國家非經之足以誤國家也夫漢

簡莊文鈔卷一

三

自武帝立五經博士設科射策百有餘年傳業者寔甚一經說至百餘萬言大師眾至千餘人蓋利祿之路使然以之進身當去偽而存實若禹則所謂偽之尤者耳其所善論語不過誦習章句也獲科名及位至通顯游其門者大抵巧言令色之流爭相趨附震而驚之故號曰張侯論從來傳經止傳某氏學而彼獨傳侯侯是其明證附禹者皆巧言令色之徒禹但為巧言令色之師而已天下之不通經也孰甚論語曰事君能致其身又曰事君盡禮又曰臣事君以忠禹初上書乞歸欲退避鳳蓋迎合上意必留乃以帝師膺時進優游高位十數年

一無諫白坐視顛危將所謂致身者安在所謂禮與忠者安在乎當永始元延之間日蝕地震尤數吏民上書言災異之應譏切王氏專政所致上懼變異數至意頗然之乃辟左右親問以天變因用吏民言王氏事示禹此正可棄機而導攘除姦凶時也乃禹自見年老子弱又恐爲王氏所怨反以爲亂道誤人宜無信用誠可謂天變不足畏人言不足恤者矣彼且引聖人罕言命子不語怪神性與天道不得聞嗚呼聖人之言豈謂是與禹內殖貨財膏腴田多至四百頃它物稱是又性奢淫身居大第後堂理絲竹管弦其於聖人罕言利及奢則

簡莊文鈔卷一

四

不孫之言抑何大相刺謬也成帝時朱雲在朝以禹上不匡主下亡以益民尸位素餐孔子所謂鄙夫不可與事君苟患失之無所不至斯言也深得禹之情狀惜乎不得尙方斬馬劍斷佞臣也乃上怒以居下訕上廷辱師傳豈禹當日授上論語者惟此邪然雲已不愧比干之諫矣嗟夫禹之背經若此而居然通顯人之僭之者不知其僞也後世人主明經取士如張禹輩恐不少矣夫學校廢則教化衰教化衰則廉恥喪說者并移其咎於漢之尊經將必至如秦之燔經是又因噎而廢食也可乎哉可乎哉

胡廣論

國家之運壞於奸臣者固多壞於庸臣者亦復不少奸臣之誤國人皆知之庸臣之誤國人不知之雖有願治之主直言之臣一時若無可指斥者而浸釀成毒病日以深且延及數世譬如猛虎害人最烈然其來也縱橫恣肆勇者猶可挺擊之不幸或爲其所食幸則擊中而斃其患遂休有虺焉狀貌不足懼遇人則屈其體被茲害者當時且不知也未幾而一指之大幾如股矣又未幾而一股之大幾如腰矣遷延時日徧瘡以死可不大哀也乎漢之奸臣若梁冀董卓之流爲害甚矣惟安樂

簡莊文鈔卷一

五

侯胡廣始以試章奏爲天下第一人皆仰之及其膺受高位無濶謬之風補闕之益京師爲之諺曰萬事不理問伯始天下中庸有胡公自在公台三十餘年厯事安順質冲桓靈六帝年八十二薨嗚呼若而人者豈可以相天下哉夫相者上以分天子之憂勞下以操百官之刑賞者也使惟苟合取容治亂不關於心天下有事俾天子獨任憂勞而百官波靡於下不刑一人不賞一人無賢愚曲直相率以庸於是綱紀寢弛禍亂潛作一代元氣竟喪於庸相之手彼胡廣相漢安保其不爲桓靈之傾積也史稱廣與李固定策大議不全又與中常

侍丁肅婚姻以此譏毀於時此其章明較著者也然攷其生平尙有不止於此者順帝欲立皇后議欲採籌以神定選廣上疏則云宜參良家簡求有德德同以年年均以貌乃以梁貴人良家子定立爲皇后此舉安知非迎合上意又左雄議察舉之制限年四十以上儒者試經學文吏試章奏廣復上書駁之大略以六奇之策不出經學鄭阿之政非必章奏甘奇顯用年乖彊仕終賈揚聲亦在弱冠窺其意不過厭實學而侮老成姑爲是謬悠之論使空疏無據者得以藉口而少年佻捷者得以躁進相繼而爲庸流不亦輕朝廷羞當世之士邪且

簡莊文鈔卷一

六

爾時國家要害之政豈無大於此者而沾沾焉惟科舉是爭蓋以此爲無干天子喜怒而可博後進歡心猥曰我有所建白庸臣舉動大率類是可勝悼哉吾常怪夫世之庸師不淬厲其徒之精勤而揣摩其主之好尙又嘗怪夫世之庸醫不能察六脈五藏之根原而僅知甘艸薏苡之是用二者皆不害人之名而其害人也甚深彼當局者且不覺也由君子觀之則以爲是遇虺弗摧以自害也其禍烈於猛虎然則有天下國家者豈無一二公忠體國正色直言作股肱作心膂而安用此庸庸若胡廣者爲邪

諸葛孔明論

三代而下人臣之忠義莫過于諸葛孔明在當時或以小節非之如習鑿齒論其不當誅馬謖陳壽論其用兵非所長然未嘗言其忠義有虧也宋俞文豹吹劍錄述其兄之說以爲孔明識時務而未明大義忠于蜀而未忠于漢室且列四端以妄譏之嘗以是說取解于同文館陶九成輟耕錄復全采之余恐觀者爲其所惑因作此條辨焉一者以先主非人望所歸獨何所見而委身藉使以爲劉氏族屬然獻帝在上猶當如光武之事更始一切聽命夫先主嘗自云周旋于陳元方鄭康成間

簡莊文鈔卷一

七

則固習聞鄭君緒論是以陳登孔融交相推尊曷爲非人望所歸孔明以其帝室之胄信義素著猥自枉屈三顧感激驅馳豈無所見而委身每與論事未嘗不痛恨於桓靈而乃欲聽命於獻帝彼亦思獻帝爲何如主乎二者艸廬始謀辭正志偉自開以霸業而志始移由舉兵以來未嘗稟命朝廷而孔明未嘗一談及焉蓋隆中之對以霸業可成漢室可興志本在乎漢室後時事日非漢室且禪于魏若蜀舉兵將何所稟命蜀不比操之挾天子以令諸侯卽談及亦復何補三者鼎足之說獻帝無復染指之望按鼎足之說始於蒯通固有漢之一

足當三國時設獻帝尙得染指將舉天下而四分之度非其勢卽或蜀主卷土以歸獻帝而成鼎足恐荆楚之士未必從之如雲故呂溫以爲孔明承桓靈之後不可疆民以思漢誠篤論也四者先主侮王漢中獻帝在上而敢于自王獻帝遇害孔明不能如董公說高祖爲義帝編素杖義討賊而反鋒攻吳方以興復漢室爲辭萬一興復將置獻帝于何地夫侮王漢中正爲拒魏故上還所假印綬未幾曹丕且侮帝矣至獻帝遇害在蜀建興十二年三月其年八月孔明亦卒說者謂漢數于是乎汔若發喪杖義恐後主庸弱未能及此所云興復漢

簡莊文鈔卷一

八

室還于舊都乃建興五年孔明上疏之語夫舊都卽獻帝之地安得如彼所云置獻帝于何地乎孔明於隆中之對先主則曰漢室可興於出師之告後主則曰興復漢室心事昭然始終如一又何異議之有哉孔明之不得爲伊呂而自附于管樂誠能審時度勢者猥曰君子所羞道是何言與昔之尊周者莫若孔子孟子然孟子之書罕言周室及其劉梁惠王則曰百里可王對齊宣王則曰無已則王蓋因乎時勢云然誰謂孟子不尊周耶彼好爲谿刻之論而責孔明明未明大義未忠于漢抑亦可謂肆無忌憚者矣

魯肅論

論人才於江東以周瑜爲巨擘夫人而知之余則有取乎魯肅但肅不爲時論所歸張昭詆其麤疏趙咨目爲凡品後之人往往右瑜而左肅蓋以荆州之一舉夫瑜之結劉拒曹曹甫敗旋欲制劉以取荆而并圖蜀瑜計固長肅于破曹之後仍勸借荆以與劉肅計亦未爲短有物于此一人在所必得一人未能獨占又爲旁人所爭不如不獨占而姑與之毋爲敵利荆州新附孫權勢難獨占故借荆結劉以拒曹則荆存據荆拒劉以激曹則荆亡而孫亦與之俱危肅之借荆非畏劉也乃畏曹

簡莊文鈔卷一

九

也非爲劉也乃爲孫也肅之智誠不出瑜下也方瑜薦肅才宜佐時權引肅合榻對飲密議大事然建計拒曹實始于肅時瑜使鄱陽肅勸呼瑜還但與肅闇同故能共成大勳吳志瑜傳獨言抗拒之計了不云肅先有謀殆爲攘肅之善裴松之注固嘗言之及瑜病上疏云肅智略足任乞以代瑜嗟乎瑜固始終能知肅者哉要惟肅爲不負瑜矣抑又攷之瑜英俊異才雅度恢廓少精于音樂肅爲人方嚴寡飾軍中手不釋卷善談論能文辭是亦可見肅之賢于瑜者若夫益陽之會力求三郡辭色甚切斯乃各爲其主更不足爲肅病也

官方論

董子曰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是以國家之敗由于官邪在上者欲固國本必正官邪欲正官邪必嚴官刑始曩有達官出使往郊圻勘水災輿從從容行至古寺登堂舒坐方解其冠顧問從者冠擎安在從者不能出則艱然大怒所司何事此至要物乃忘懷者方是時也兩急水勢甚大災黎不食已三日環而向者幾千人咸歎息以爲此何時邪不務其急惟冠擎是求使者豈獨無人心未幾設食則屬吏奔走供給嘉肴時菽羅列滿前侈然厭飫傳呼而返所謂勘災如斯而已

簡莊文鈔卷一

十

嗟乎若是官也如何弗正夫天作淫兩河水暴流下民昏墊目不忍視耳不忍聞朝廷方日夜焦勞勤恤民隱爰命履勘爾旣不能敬天之怒又不能分君之憂苟稍知官箴亦當輕車簡從惡衣疏食庶竭駑鈍以察災情乃猶養尊自安沾沾焉口體是奉怙侈蔑義溺職違天非細故也孔子曰奢則不孫孟子曰養其小者爲小人謝靈運之每出入自扶掖者常數人何曾之日食萬錢其後或誅死或子孫滅亡五行志又云貌之不恭厥咎狂厥罰恆兩厥極惡是以古者年不順成必減膳徹縣乃彼昏不知壹醉日富立于朝則曰卿貳臨于下則曰

大人其實尙不遠統綉浪子之習國家晏然無事已不當虛糜廩祿至于禦大災捍大患又安所望于若人乎夫朝廷令甲非不甚善律載官員浮躁不謹者革職永不錄用救災不力者加等治舉乃法立而不行苟且成風恬不爲怪宰相不斥其非御史不舉其辜大臣如此百職可知內官如此外官可知方今服官之患莫患於不克自厲其臣節但知取悅于君心平日處心積慮惟上之一觀一笑是體幾等于宦官宮妾于是以己之所事事上者責人之事已惟意之所便安全不顧大體殊不思大君在上宵衣旰食崇儉黜浮遇災而懼側身修

簡莊文鈔卷一

十一

行紀綱法度將次舉行一旦釐正官方剔除利弊深爲若人危哉告爾在位洗心剔慮易轍改弦以實心行實政大臣法小臣廉共適于至治斯拱而踈之耳

吏治論

守令之設所以受天子之權治百姓之事必得其人爲守令而予之以權任之以久守令有權則法不移而天子之權益尊久于其任則用不斲而百姓之事益理後世以天下一切之權收之在上勢非一人所能操而權乃移于法于是多爲法律雖大賢亦無能效尺寸于法之外法旣繇因不得不假手于胥吏而權反下移且也

屢更其人則必開逢迎之路不得不取給于民而侵蝕其庫藏乃置公事于不問而職日弛夫天下之至要者守令而爲守令者如此其難將安所恃以圖治乎今有多財者必擇其賢能而守之既重其託而無所變更俾得持其權而盡展所長則責有依歸而財日以理若多爲之防而不專其責昔者所進今日不知其亡吾知其必有侵蝕之患矣夫以萬民之重而寄之一官豈可使之不專且久哉古之爲治者郡守嘗得召見或賜璽書堂陛之間不甚闊絕令之于守雖僭屬吏往往能自行其意不爲上官所牽制今則簿書錢穀之事無不申諸

簡莊文鈔卷一

三

上司由守而道而司而撫而督而部重重駁詰事事營求而胥吏因以爲奸句稽文墨補苴罅漏改竄歲月增飾辭款遷延累月需索多端何由得盡民之情狀何由不竭民之脂膏爲屬吏者欲謁上官守候移時方得逐隊進見而且輿臺有費門館有費彼且奔走承順之不服而又何論吏治邪權旣不重而任之又不久上官欲行其喜怒不明黜陟其衰正每假人地相宜之名以更調之今日易一守明日易一令一歲之內有調至數四者不過以地之肥瘠而上下其手夫苟不分其肥何必瘠此以肥彼且肥者亦必變而爲瘠於是股削不已且

至侵虧府庫上官又不早爲清釐明治其辜左支右絀日甚一日猥曰設法彌補嗟乎自設法彌補之說一開而吏治尤不堪問矣聖人在上必翦除其胥吏之害而禁絕其逢迎之風毋許輕爲更調擇其貪黷之甚者誅之而慎簡其賢者重之以權任之以久孔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卽戎矣漢文翁爲蜀郡守數歲蜀人皆成就嚮颯守桂陽視事十年設庠序以化俗夫權重任久胥吏不敢舞弊奸民不敢抗違務農講武興利除害吏治何由不善哉

名節論

簡莊文鈔卷一

三

一人重名教則四方有氣節其道何由曰寬其利祿以養之嚴其流品以厲之而已三代以下惟恐不好名故不能使人以義爲利而猶使之以名爲利人不好名則物無所不取事無所不爲人而至于無所不爲將見悖禮犯義寡廉鮮恥其患亦無所不至安有所爲名節哉今夫謀衣謀食蓄妻子亦人之至情也假令無衣無食不足以全妻子而以君子之道語之曰餓死事小失節事大吾知其不能也且高爵厚祿亦人人所甚欲也假令販夫臺隸徼幸功名而以君子之道語之曰見利思義見危授命吾又知其不能也無它養之不于其素而

取之復違其方也成周時學校既盛流品亦端至春秋時猶知禮教信義尊王賤霸卽霸國如齊尙知處士就間燕父與父言義子與子言孝其事君者言敬其幼者言弟而魯秉周禮洙泗之間斷斷如也更無論矣降而七國諸侯放恣處士橫議士無恆業不得不趨于游說之途而流品益雜氣節消亡不待秦之暴虐而文教失宣馴至西漢因循未改觀夫史之所載無非牧羊牧豕之流欲如董生之言正誼明道不一二見也夫漢自孝武袁章六經師儒雖盛名教未崇是以新莽居攝頌德獻符者幾徧天下完名全節者殊難其人光武有監于

簡莊文鈔卷一

十四

此尊崇節義敦厲名實而風氣爲之一變至其末造朝政昏濁國事日非而黨錮獨行之流依仁蹈義舍命不渝范史左雄傳論云所以傾而未積決而未潰皆仁人君子心力之爲洎正始之際一二浮誕之徒騁其智識蔑周孔之書習卞莊之教風氣又爲之一變直至隋唐工文辭者雖多厲名節者甚少延及五季埽地殆盡宋之初興猶有餘憾眞仁之世諸賢以直言譴論倡於朝由是中外薦紳知有名節爲高故靖康之變臨難不屈者所在有之嗟乎觀東京及宋之末則斯人之名節與名節之所以當重良可思矣

風俗論

自古言風俗者曰國奢則示之以儉今日風俗之弊愈華愈靡欲從而變易之非徒禁其奢而已也尤必先去其邪夫居處之彫鏤服御之文繡器用之華美古之所謂奢也今則視爲平庸無奇而以外洋之物是尙如房室舟輿無不用頗黎衣服帷幙無不用多羅畢支羽毛之屬皆洋產也而什物器具無不貴乎洋者曰洋銅曰洋磁曰洋漆曰洋藤曰洋錦曰洋布曰洋青曰洋紅曰洋貂曰洋獺曰洋紙曰洋畫曰洋扇遠數之不能終其物而南方諸省則通行洋錢大都自日本流求紅毛英

簡莊文鈔卷一

十五

吉利諸國來者內地出其布帛菽粟民間至不可少之物與之交易彼外洋之物視內地之物或數十百倍夫以至不可少之物而易其至無用之物有識者觀之方惜其爲遠方所欺無如世風見異思遷一人非之不敢眾人慕之遂相率而納于邪不思布帛菽粟之足貴惟洋物之是求一家之中自堂室以至器用無非外洋者矣一人之身自冠服以至履舄無非外洋者矣其始也達官貴人尙之浸假而至于僕隸輿臺浸假而至于倡優婢媵而民間遂徧行焉外洋奇巧之物日多民間布帛菽粟日少以至積儲空虛民窮財盡可勝歎哉且也